



黎明半岛

陈忠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一集

字幕：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个男中音苍劲有力的声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为配合苏军解放我东北国土，我军立即奔赴东北战场，解散敌伪组织，收缴敌军枪械，维护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

画外音中叠出以下画面：我军一支支部队向东北挺进；

……黄河飞渡，万船齐放；

……长城，巍峨雄壮，部队从古北口走过，象潮水般涌进东北大地。

一

营口。依山傍水。

辽河从街市背后流过，河面上几艘悬挂苏联国旗的巡逻艇或停泊或巡弋。

街上。高楼栉比，店铺林立。有俄国式的，日本式的，还有中国古老式的和贫苦人居住的马架子。墙壁上残存着日伪时期的标语：“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

街头巷尾，人流不息：乞丐沿街讨要，小商小贩的叫卖

声不绝于耳。

四人一列的苏军纠察队在街上巡逻。

市面上。一男一女沿着大街向前走着。

男的叫刘扬。他四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脸膛，眼睛炯炯有神。穿八路军军装；女的叫于芳珠。她二十四岁，穿着列宁服，面部清晰柔和，眼睛明亮，很有风采。

他俩来到苏军司令部门口。刘扬对卫兵比划着说：“得娃立士契，我的，要见你们最大的戈比丹。”

卫兵耸耸肩，按了一下岗上的电铃，一个苏军少尉走出门卫室，问：

“什么事情？”

刘扬：“我们的，是八路军，要见你们最大的戈比丹。”

少尉一摆手：“里边的说话，嗯？”

少尉带刘扬、于芳珠来到院内。士兵们正在吃饭。

于芳珠指着刘扬，向苏军少尉介绍说：“他的，是中共辽南地委书记刘扬同志。我是他的秘书，于芳珠。”

少尉仔细地打量着于芳珠：“有党证么？”

“没有！”

一群士兵嘻嘻哈哈地跑了过来——

“玛达姆，上高！”

“赫勒绍！”

苏军士兵里，有的吹口哨，有的敲饭盒，有的围着于芳珠跳起了库班舞。有一个醉汉把一瓶“俄得克”倒进饭盒里，送到于芳珠面前，“玛达姆，你的……”他用力做了个

喝酒的姿式……“嗯！”

士兵们哄叫着……

于芳珠落落大方地接过酒，尊敬地举过头顶：“红军同志们，你们是列宁缔造的队伍，我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我和你们是同志，为了国际主义的友谊，我们共同干杯！”

她举杯相让，士兵们立刻严肃起来，有的与她碰杯。于芳珠一口喝干了饭盒里的酒。大家鼓起掌来，那个醉汉努力站直，敬了个礼，高呼：“中国同志，赫勒绍！”

一个士兵拉起手风琴。

优美的琴声在院内飘扬……一个士兵跳到于芳珠身边，做了个邀请的姿式。于芳珠随即跳起了欢快的俄罗斯舞蹈，人们围成一圈，拍手击节，气氛和悦。

一个穿着苏军大尉军服的中国人被少尉领出办公楼。他是原东北抗日联军某团参谋长张勇。他来到圈外，见到于芳珠不禁眼睛一亮，眼前交替出现：

抗联战士围成一圈，于芳珠载歌载舞……

茫茫雪原上，芳珠骑马追击敌人，举枪射击……

篝火映红了于芳珠的脸颊。她在教战士学文化……

张勇跨前两步招呼：“于芳珠！”

于芳珠停止跳舞，擦擦鬓角的汗水，辨认，惊喜：“参谋长！”

二人跑到一起握手。

司令官办公室。

苏军司令官，戴中校军衔，高高个儿，十分健壮。操着熟练的中国话和刘扬、于芳珠热情攀谈：“牛口刚刚光复，秩序紊乱，伪满洲国的军人、警察、特务，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治安维持会里，还有胡子……”

张勇笑道：“土匪！”

苏军司令官：“嗯哼，还有所谓的国民党的地下党也冒出来了。”他耸耸肩，摊了一下手，表示不可思议，接着说：“据我所知，国民党统统跑到大后方去了，什么地下党，真的，假的，不明白。”他看看张勇，“张勇同志说了，是真的中国共产党，赫勒绍，赫勒绍，刘扬同志在坚持地下斗争，十分可贵。”他紧握刘扬的手，“得娃立士契，我们政府同蒋委员长有中苏条约，你们不要用共产党的名义，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要以办事处的名义，行使政府的职能，得娃立士契，明白？”

刘扬点点头：“明白！”

苏军司令官：“谢谢你们谅解我们外交上的困难。”

苏军司令官和刘扬紧紧握手。

鞭炮炸响，锣鼓喧天。工作人员将“辽南专署特派员营口办事处”的大牌子挂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门口的一侧。刘扬揭去彩绸，大家鼓掌。

二

汽笛长鸣，火车飞奔。秋风落叶，雪花飘舞……

《东北日报》通栏大字标题：“国民党政府破坏双十协定，从空中、陆地、海上向东北运兵，我党中央提出严正抗议。”

为了保卫中长线上的战略要地，我军一支队伍开进营口。

刘扬、于芳珠等赶来迎接。队伍为首的一个年轻指挥员高兴地奔上前去给刘扬举手敬礼：

“老师！”

刘扬盯盯地望着年轻指挥员。他黑红脸膛，高鼻梁，厚嘴唇，长年的戎马生涯，使他面部的结构充满着军人的气质。那双明亮的眼睛，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他那飞扬的神采，行动，言谈举止和风度，使人感到他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军事素质的年轻干部。

“沈明联！”

“老师！”

刘扬一脸兴奋的神采，“明联，听说你到辽南来了，我非常高兴。”

部队走过去，有两位首长走向刘扬，沈明联一一介绍：“这位是支队长邵映贞，这位是政委赵金辉同志。”

他们一行走进办事处的大门。

办公室里。

于芳珠提着暖瓶走进办公室，沏茶、倒水。

刘扬坐在沙发上，向部队同志介绍情况：“辽南地委新组建了几个保安团，成分比较复杂，急需和老部队合编，你

们真是及时雨呀！”

邵映贞：“我们支队主力留在辽西了，来营口只有三个连。”

“那也很不错嘛！”刘扬沉思了一下，继续介绍说：“营口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且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控制警察局的是伪满警察于芳洲，也就是于芳珠同志的哥哥，操纵治安维持会的是国民党特派员祝平。”

维持会的办公室里。

祝平，三十多岁，穿中山服，站在窗前向马路上望着。马路上，一队民主联军雄赳赳地走着。

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站在祝平的身边，眼望着窗外，说：“祝特派员，你看！”

祝平眼里闪着冷峻的目光：“营口是中长路的海上要道，战略位置重要，一定要把他们挤走。”

大腹便便的人是维持会的潘会长。他忧心忡忡地：“这些人是从关里来的老八路，把他们挤走，谈何容易呀？！”

“好事多磨嘛！”祝平踱了几步，和潘会长耳语。

潘会长笑了：“借刀杀人？”他伸出大拇指，“高，这一招真绝。”

办事处里。

刘扬和部队首长仍亲切地谈着：“他们见我们发动工人，扩大武装，很害怕，捣乱，破坏，散布谣言，打黑枪，无所不用其极。对了，今天晚上苏军纪念十月革命节，你们

去见识一下吧。”

沈明联：“我倒急于想见识见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

刘扬很有预感地：“这里很可能要有一场恶战。芳珠是营口人，叫她给你当个向导吧！”

三

闹市里五花八门，热闹非常，鲜果熟食应有尽有，相面、杂耍一应俱全。

于芳珠和沈明联并肩走着，三连长李黑，警卫员小刘和两个战士荷枪跟随。

沈明联：“牛口够繁华的啦！”

“可不是咋的！”芳珠微笑着：“营口有水陆码头，是中长路门户之一，俄国人占领过，日本人统治过，你看看那些房子就一目了然了。”

沈明联：“刚参加工作么？”

于芳珠斜睨了他一眼，好象在说：你太小看我了，然后，嘴角掠过一丝微笑：“三九年参加抗日联军。”

“噢？”沈明联也笑笑，“老资格了，你认识刘扬同志多久了？”

于芳珠：“我也是他介绍入党的。”

沈明联：“也是？什么意思？”

于芳珠：“他也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嘛！”

沈明联：“老师说起过我？”

于芳珠：“你是他的得意门生，天津南开大学的高才

生，差一点被国民党给枪毙了。”

于芳珠笑了，沈明联也笑了。

于芳珠突然收敛了笑容，两眼射出冷光。沈明联随着她站住向前望去，只见一个面孔清瘦的警察匆匆走来，后面还跟着三、四个警察。他们比比划划地走进了前方一家诊所。于芳珠吁了一口气，不待明联询问便说：“那个是我哥哥。”

沈明联：“你会有个当伪警察的哥哥？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父亲？”于芳珠毫不掩饰地：“土匪。”

沈明联有些震惊。于芳珠板起脸迈动了脚步。

“救命啊——”一个女人的嘶叫声从诊所里传出。于芳珠比沈明联等人更快地拔出枪，破门而入。

“砰”地一枪从屋里射出，打碎了窗户。沈明联一把将于芳珠挡到墙上。李黑向屋里射击。

里间传来打破窗户的声音和从窗户跳出的声音以及向远方跑去的脚步声。

李黑头一个冲了进去。后窗洞开，诊室零乱，墙角处蜷缩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美貌女人。

她望着沈明联、于芳珠，眼里闪着感激的目光。

于芳珠奔向后窗，朝后街打了几枪，她望着遁去的警察，失望地回过头来。

四

苏军俱乐部大厅里，灯火辉煌。

舞台檐幕上挂着“热烈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的横幅。

欢快的音乐声飘荡，人们翩翩起舞。

张勇引苏军司令官来到刘扬身边，三人举杯祝酒。

一角。桌子的两边坐着邵映贞、赵金辉、祝平和潘会长。

大腹便便的潘会长，喝了一口茶，嘴角掠过一丝奸笑，不怀好意地说：“邵将军，双十协定已经签字，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贵军还往营口调动部队，这是何意呀？”

邵映贞：“潘会长，国民党一面高唱和平，一面动用海陆空运输工具，运送部队，抢占东北，您能解释其中的奥秘么？”

潘会长语塞，尴尬地一笑。

祝平接着说：“国军嘛，是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代表中央政府来接收主权的。你们能代表谁呢？”

“我们代表人民！”邵映贞正色地：“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是东北人民的地方武装，难道不可以用武装来保卫东北人民的胜利果实吗？”

潘会长皮笑肉不笑地：“说穿了，你们是抢占地盘。”

赵金辉诙谐地：“不要恼火嘛，你们嘛——”他拿起桌上盘中的苹果，“胃口不要太大哟，你们吃了大的，我们吃个小的还不行？哥佬子！哈哈……”

于芳珠和沈明联走进舞厅。

于芳珠：“跳吧！”

沈明联：“我跳的不好。”

于芳珠：“你的老师可不是这么说的。”

二人走进舞池，舞步轻快和谐。

刘扬望着他俩翩翩起舞的身影，莞尔一笑。

赵金辉也看到了，他侧身和邵映贞说：“老邵，刘专员那个女秘书，哥佬子，好帅气哟！”

舞池里。沈明联望着于芳珠白毛衣上那朵梅花，问：

“你喜欢梅花？”

于芳珠含情脉脉地说：“听说你能画一手好梅花，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沈明联诧异地：“这个你也知道？”

于芳珠一笑。

一角的桌前。祝平看看手表，时针指在十点上。

苏军少尉神色慌然，匆匆走进大厅，来到司令官面前敬礼，然后又报告几句什么。司令官站起来摆摆手，乐队戛然而止。

苏军司令官。张勇和少尉走向邵映贞等人面前。中校严厉地看看他们：“发生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你们，你们（他看看邵映贞和赵金辉，又看看祝平和潘会长），必须解释清楚，明白吗？嗯？”

五

黑夜。三辆汽车闪着雪亮的车灯，行驶到军械仓库门前停住。

苏军司令官、张勇、邵映贞、沈明联、李黑、祝平、潘

会长相续走下车来。

仓库四周。穿黑衣服的警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于芳洲抢先一步上来报告：

“司令官阁下，九点十五分，我们正在巡逻，听见苏军仓库院内枪响，我们迅速赶来，现在，破坏分子已被击毙，火也被我们扑灭，受伤的苏军士兵及时得到救护，现场完全被警察大队封锁。”

一行人走进大门。

在明亮的灯光下，两具“民主联军”和几具苏军士兵的尸体倒在地上。

祝平瞪着吃惊的大眼：“啊？我以为搞破坏的是日本浪人，怎么竟会是民主联军？”

于芳洲：“司令官阁下，被我警察大队击毙的正是民主联军！”

苏军司令官俯身看看倒在地下的穿着民主联军衣服的两具尸体，向邵映贞说：“邵司令，你能解释清楚这不幸的事件么？”

邵映贞正色地：“民主联军是中共领导的军队，不会同苏联朋友做对的，我看这是居心叵测的不良分子，嫁祸于人！”

潘会长：“你指的是什么人？”

邵映贞：“那些咒骂我们拿了苏俄卢布的人。”

祝平：“请问，你有什么证据？”

邵映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要什么证据？”

于芳洲指两具尸体：“可眼前就有你们犯罪的证据。”

苏军司令官：“邵司令，我希望你能给我满意的答复！”

跟来的苏军卫兵顺过转盘枪，于芳洲也拔出枪。

一小队苏军跑步而来，严阵以待；警察们也气势汹汹，一触即发。

李黑双手抓住皮带上的两把匣枪。邵映贞按住他的手，示意沈明联去察看两具“民主联军”的尸体。

沈明联走过去看看脸，看看手，又翻开衣服看看里面，冷笑一声说：“这是两个冒牌货。”他转身向张勇，请您看看这两个人的脸和手，根本不是当兵的。”

张勇示意中校，两人走过去俯身仔细观察。

张勇：“这个人的面孔和双手细嫩苍白。”他用脚踢了一下另一具尸体：“这个简直是个大烟鬼。”

沈明联：“请掀开他的棉衣。”

张勇掀开死者棉衣，用手电筒照着衣里。

沈明联：“我们的军装是华北人民支援的，衣服里子是老百姓纺的白色带黑粗布，而他们，由于伪造者的粗心，用的是白细布。”

祝平：“也许只有邵司令如此吧？”

沈明联、李黑、小刘一齐解开衣扣，军服里子和邵映贞的一模一样。”

张勇问司令官：“是不是调查调查再说？”

苏军中校点头。

“等一等！”于芳洲扶着一个苏军哨兵走来，“他是这场破坏事件的目击者，请他作个证实嘛！”

哨兵头缠药布，站立不稳，惶松的眼睛一扫到邵映贞等

人身上，马上把转盘枪拉到胸前：“就是他们！”

于芳洲吼着：“拿下！”

有几个警察想要动手，李黑威严地说：“谁敢动！”

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张勇抬起手臂：“慢！”他走近哨兵，推开搀扶哨兵的于芳洲。哨兵东倒西歪，摇摇晃晃，从兜中掏出酒瓶伸到张勇面前：

“戈必丹，俄得克！”

话没说完，扑通一声醉倒在地下。

苏军司令官生气地挥手，率先向门口走去。大家跟在后面走出大门。

门口。一个苏军军官引着两个民主联军干部和几名士兵押着一个便衣走来。苏军军官向司令官敬礼。这时有一个民主联军干部向邵映贞、沈明联敬礼并交出介绍信：

“报告首长，宣传干事鲍复前来报到，这是军区的介绍信。”

邵映贞看介绍信，沈明联和他们握手。

鲍复指着便衣，“方才路过这里，正遇上这个人跳墙逃走，我追上把他抓回来了。”

“砰”地一声枪响。于芳洲想杀人灭口。便衣应声倒下。

邵映贞怒斥道：“你干什么？”

于芳洲吹吹枪口：“他是破坏分子，就地正法！”

便衣倒地捂着伤口挣扎着爬起，指着于芳洲大声说：“于大队长，你好狠心啊！”

于芳洲再次开枪，枪被张勇推向天空。

便衣急了，他忍着伤痛来到苏军司令官面前，抱住他的大腿：“戈必丹，救命！”他转身站起来，指着于芳洲说：“是他派我们干的，那两个弟兄是他打死的，我跑的快，不然，也得叫他打死。”

张勇缴了于芳洲的枪。苏军士兵缴了警察的械。

苏军司令官怒道：“治安维持会立即解散！”他指着祝平等，人，“你们违反了中苏条约，是不受欢迎的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出牛口。”

六

治安维持会的大牌子被扔在地下，门口有两个苏军站上了岗。

办公室里杂乱不堪，祝平等人在清理文件。

“偷鸡不成反折了一把米！”潘会长一筹莫展地：“完了！”

“没完，戏才开场！”祝平走到于芳洲身边：“芳洲，你立即去玉泉峰，把你爹手里那几百人抓过来……”

于芳洲点头示意明白。

潘会长：“那我们？”

“我们这么办！”祝平诡谲地笑笑，和潘会长耳语。

七

办事处后院一间厢房里，这是赵金辉的宿舍。

首长们正在研究着什么，门外传来“报告”的声音。

赵金辉：“进来！”

鲍复推开门走进来。

赵金辉：“鲍复，那帮家伙怎么了？”

鲍复十分得意地：“灰溜溜地跑了！”

赵金辉兴高采烈地：“哥佬子，好的很嘛！”他转向邵映贞，又看了一看鲍复，赞扬地：“鲍复以前当过我的警卫员，那时我就看他是一块料，我介绍他入党，又提了干部，好，好！干的不错！”

鲍复看了一眼赵金辉，谦虚地：“这都是老首长对我的栽培。”

赵金辉高兴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满谦虚的嘛！”

邵映贞、沈明联笑了。

邵映贞站起来，“好吧，就这样吧，我去看看部队。”

沈明联：“我跟你一起去。”

他俩向外走去。

鲍复看看屋子，墙角上有个“草鞋底”在慢慢蠕动，他上前一脚碾死，咧嘴一笑：“政委，您就住在这儿？这屋子又阴又潮，虫子满屋爬，您的关节炎犯了怎么办？我去给你号个房子。”

八

一幢别致的小楼上，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弹钢琴。

楼下，少女的父亲黎掌柜将赵金辉和扛着行李的鲍复让

进屋内，“长官，你们就住这间吧，这间朝阳。”

赵金辉很满意，“哥佬子，好阔气哟，你是大老板？”

黎掌柜：“不不，小本经营，我是军属，小女刚刚参加革命！”他向楼上喊道：“小鸽子，长官来了！”

小鸽子应声从楼梯上跑下，第一眼看见鲍复，立刻眼睛一亮，“哟，您是政委？敬礼！”

鲍复脸一红：“不、不！”他闪开身，指指赵金辉，“这位是赵政委！”

小鸽子天真无邪哈哈大笑：“噢，原来你是通讯员呀！”

赵金辉也觉得很有趣，哈哈大笑起来。

九

华灯初放，街上一片繁华景象。

邵映贞、沈明联带警卫人员在巡视。

咖啡厅门口立着牌子，上写“庆祝牛口光复，免费招待八路军。”里边传出女歌手软绵绵的声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戏园子门口贴着海报，上演的是《盘丝洞》，一个瘦子朝邵映贞、沈明联喊道：

“抗战八年劳苦功高，民主联军看戏免票！”

平康里胡同口。妖艳的妓女正在拉客。三十多岁的二连长老白走过来，妓女上前拉住：

“长官，来玩玩嘛！”

老白：“要不得！”